

經史百家雜鈔



敘記之屬二

通鑑赤壁之戰 曹爽之難 諸葛恪之難 謝立肥水破秦之戰 劉裕伐南燕之

役 韋叟救鍾離之役 高歡沙苑之戰 宇文泰北邙之戰 韋孝寬之守玉壁

李晟移軍東渭橋之事 裴度李愬平蔡之役

韓愈平淮西碑

敘記之屬二

通鑑赤壁之戰

初魯肅聞劉表卒。言於孫權曰。荊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不協。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並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即遣肅行。到夏口。聞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琮已降。備南走。肅徑迎之。與備會於當陽長坂。肅宣權旨。論天下事勢。致殷勤之意。且問備曰。豫州今欲何至。備曰。與蒼梧太守吳臣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爲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以共濟世業。而欲投吳臣。臣是凡人。偏在遠郡。行將爲人所併。豈足託乎。備甚悅。肅又謂諸

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子瑜者。亮兄瑾也。避亂江東。爲孫權長史。備用肅計。進住鄂縣之樊口。

以上魯肅至荊州
覬變見先主武侯

曹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諸葛亮謂劉備曰。事急矣。

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魯肅俱詣孫權。亮見權於柴桑。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共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畧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

羣下謀之。

以上武侯至
柴桑說孫權

是時曹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

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臣下。莫不響震失色。長史張昭等曰。曹公

豺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執可以拒操

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

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執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

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

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

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

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諸人

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時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

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

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

爲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尙在關西。爲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

爭衡。今又盛寒。馬無橐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尙存。孤與老賊。執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尙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甚未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爲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快。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

臣以上吳君議

遂以周瑜程普爲左右督。將兵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劉備在樊口。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

曰。今拒曹公深爲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備深愧喜。

以上先主見周瑜

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衆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震。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爲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衆。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時操軍兼以飢疫。死者大半。操乃留征南將軍曹仁。橫野將軍徐晃守江陵。折衝將軍樂進守襄陽。引軍北還。

以上周瑜大破曹軍

周瑜程普將數萬衆。與曹仁隔江未戰。甘寧請先徑進取夷陵。

往。卽得其城。因入守之。益州將龔肅舉軍降周瑜。表以肅兵益橫野中郎將呂蒙。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其言。還肅兵。曹仁遣兵圍甘寧。寧

困急。求救於周瑜。諸將以爲兵少不足分。呂蒙謂周瑜程普曰。留凌公績於江陵。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執亦不久。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瑜從之。大破仁兵於夷陵。獲馬三百匹而還。於是將士形執自倍。瑜乃渡江屯北岸。與仁相拒。

通鑑曹爽之難

大將軍爽。驕奢無度。飲食衣服。擬於乘輿。尙方珍玩。充牣其家。又私取先帝才人以爲伎樂。作窟室。綺疏四周。數與其黨何晏等縱酒其中。弟羲深以爲憂。數涕泣諫止之。爽不聽。爽兄弟數俱出游。司農沛國桓範謂曰。總萬機典禁兵。不宜並出。若有閉城門。誰復內入者。爽曰。誰敢爾邪。初。清河平原爭界。八年不能決。冀州刺史孫禮請天府所藏烈祖封平原時圖以決之。爽信清河之訴。云圖不可用。禮上疏自辨。辭頗剛切。爽大怒。劾禮怨望。結刑五歲。以上爽驕橫久而復爲并州刺史。往見太傅懿。有忿色而無言。懿曰。卿得并州少邪。恚理分界失分乎。禮曰。何明公言之乖也。禮雖不德。豈以官位往事爲意邪。本謂明公齊蹤伊呂。匡輔魏室。上報明帝之託。下建萬世之勳。今社稷將危。天下洶洶。此禮之所以不悅也。因涕泣橫流。懿曰。且止。忍不可忍。冬。河南尹李勝出爲荊州刺

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好爲之備。恐不復相見。以子師昭兄弟爲託。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并州。懿乃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并州。勝復曰。當忝荊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還爲本州。盛德壯烈。好建功勳。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他日。又向爽等垂泣曰。太傅病不可復濟。令人愴然。故爽等不復設備。以上懿之奸詐何晏聞平原管輅。明於術數。請與相見。正始九年十二月丙戌。輅往詣晏。晏與之論易。時鄧颺在坐。謂輅曰。君自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也。輅曰。夫善易者不言易也。晏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謂輅曰。試爲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見青蠅數十來集鼻上。驅之不去。何也。輅曰。昔元凱輔舜。周公佐周。皆以和惠謙恭。享有多福。此非卜筮所能明也。今君侯位尊執重。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求福之道也。又鼻者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今青蠅臭惡而集之。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深思也。願君侯衷多益寡。非禮勿履。然後三公可至。青蠅可驅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譚。輅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輅還邑舍。具以語其舅。舅責輅言太切至。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耶。舅大怒。以輅爲狂。以上管輅之先見太傅懿陰與其子中護軍師散

騎常侍昭謀誅曹爽。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帝謁高平陵。大將軍爽與弟中領軍羲。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皆從。太傅懿以皇太后令閉諸城門。勒兵據武庫。授兵出屯洛水浮橋。召司徒高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僕王觀行中領軍事。據羲營。因奏爽罪惡於帝曰。臣昔從遼東還。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御牀。把臣臂。深以後事爲念。臣言太祖高祖亦屬臣以後事。此自陛下所見。無所憂苦。萬一有不如意。臣當以死奉明詔。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內則僭倣。外則專權。破壞諸營。盡據禁兵。羣官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衛。易以私人。恨據盤互。縱恣日甚。又以黃門張當爲都監。伺察至尊。離間二宮。傷害骨肉。天下洶洶。人懷危懼。陛下便爲寄坐。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忘往言。太尉臣濟等皆以爽爲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永甯宮。皇太后令敕臣如奏施行。臣輒敕主者。及黃門令罷爽。羲訓吏兵。以俟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車駕。敢有稽留。便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以上懿閉城門爽得懿奏事不通。迫窘不知所爲。留車駕宿伊水南。伐木爲鹿角。發屯田兵數千人以爲衛。懿使侍中高陽許允及尙書陳泰說爽宜早自

以桓範鄉里老宿於九卿中特禮之然不甚親也及懿起兵以太后令召範欲使行中
領軍範欲應命其子止之曰車駕在外不如南出範乃出至平昌城門城門已閉門候
司蕃故範舉吏也範舉手中版示之矯曰有詔召我卿促開門蕃欲求見詔書範呵之
曰卿非我故吏邪何以敢爾乃開之範出城顧謂蕃曰大傳圖逆卿從我去蕃徒行不
能及遂避側懿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然驚馬戀棧豆爽必不能用也範
至勸爽兄弟以天子詣許昌發四方兵以自輔爽疑未決範謂羲曰此事昭然卿用讀
書何爲邪於今日卿等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質一人尙欲望活卿與天子相
隨令於天下誰敢不應也俱不言範又謂羲曰卿別營近在闕南洛陽典農治在城外
呼召如意今詣許昌不過中宿許昌別庫足相被假所憂當在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
我身羲兄弟默然不從自甲夜至五鼓爽乃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
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純犢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也爽乃通懿奏事白帝下詔免
己官奉帝還宮

以上爽不聽桓範之計免官還宮

爽兄弟歸家懿發洛陽吏卒圍守之四角作高樓令

人在樓上察視爽兄弟舉動爽挾彈到後園中樓上便唱言故大將軍東南行爽愁悶
不知爲計戊戌有司奏黃門張當私以所擇才人與爽疑有姦收當付廷尉考實辭云

爽與尚書何晏鄧颺丁謐司隸校尉畢軌荊州刺史李勝等陰謀反逆須三月中發於是收爽義訓晏颺謐軌勝並桓範皆下獄劾以大逆不道與張當俱夷三族

以上爽等被誅初

爽之出也司馬魯芝留在府聞有變將營騎斫津門出赴爽及爽解印綬將出主簿楊綜止之曰公挾主握權捨此以至東市乎有司奏收芝綜治罪太傅懿曰彼各爲其主也宥之頃之以芝爲御史中丞綜爲尚書郎魯芝將出呼參軍辛敞欲與俱去敞毗之子也其姊憲英爲太常羊耽妻敞與之謀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以吾度之太傅此舉不過以誅曹爽耳敞曰然則事就乎憲英曰得無殆就爽之才非太傅之偶也敞曰然則敞可以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卹之爲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莫大焉且爲人任爲人死親昵之職也從衆而已敞遂出事定之後敞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

以上曹氏僚屬

賢之先是爽辟王沈及太山羊祜沈勸祜應命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沈遂行及爽敗沈以故吏免乃謂祜曰吾不忘卿前語祜曰此非始慮所及也爽從弟文叔妻夏侯令女早寡而無子其父文寧欲嫁之令女刀截兩耳以自誓居常依爽爽誅其家上書絕

輒慮材寡草且何至自苦乃爾且夫家更滅已盡守此欲誰爲哉令女曰吾聞仁者不

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尙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此禽獸之行吾豈爲乎司馬懿聞而賢之聽使乞子字養爲曹氏後

以上羊祜令女之賢

何晏等方用

事自以爲一時才傑人莫能及晏嘗爲名士品目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

初是也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

語未見其人蓋欲以神況諸己也選部郎劉陶曄之子也少有口辯鄧颺之徒稱之以

爲伊呂陶嘗謂傳元曰仲尼不聖何以知之智者於羣愚如弄一丸於掌中而不能得

天下何以爲聖元不復難但語之曰天下之變無常也今見卿窮及曹爽敗陶退居里

舍乃謝其言之過管輅之舅謂輅曰爾前何以知何鄧之敗輅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

脈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爲鬼躁何之視候則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

容若槁木此爲鬼幽二者皆非遐福之象也何晏性自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尤好

老莊之書與夏侯元荀粲及山陽王弼之徒競爲清談祖尙虛無謂六經爲聖人糟粕

由是天下士大夫爭慕效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焉

以上何晏等敗微

通鑑諸葛恪之難

吳諸葛恪入寇淮南。驅略民人。諸將或謂恪曰。今引軍深入疆場之民。必相率遠遁。恐兵勞而功少。不如止圍新城。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圖之。乃可大獲。恪從其計。嘉平五年五月。還軍圍新城。詔太尉司馬孚督軍二十萬往赴之。大將軍師問於虞松曰。今東西有事。二方皆急。而諸將意沮。若之何。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事有似弱而彊。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衆。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可。師老衆疲。執將自走。諸將之不徑進。乃公之利也。姜維有重兵。而縣軍應恪。投食我麥。非深根之寇也。且謂我并力於東。西方必虛。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師曰善。

以上虞松策備禦吳蜀之法

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衆。解狄

道之圍。敕母邱儉案兵自守。以新城委吳。陳泰進至洛門。姜維糧盡退還。揚州牙門將涿郡張特守新城。吳人攻之連月。城中兵合三千人。疾病戰死者過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陷不可護。特乃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然魏法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自受敵以來。已九十餘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餘人。戰死者已過半。城雖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當還爲相語。條別善惡。明日早送名。且以我印綬去爲信。乃投其印綬與之。吳人聽其辭而不取印綬。特乃投夜徹諸屋材冊。補其缺爲二重。月日。皆

吳人曰。我但有鬪死耳。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會大暑。吳士疲勞。飲水泄下。流腫病者大半。死傷塗地。諸營吏日白病者多。恪以爲詐。欲斬之。自是莫敢言。恪內惟失計。而恥城不下。忿形於色。將軍朱異以軍事逆恪。恪立奪其兵。斥還建業。都尉蔡林數陳軍計。恪不能用。策馬來犇。諸將伺知吳兵已疲。乃進救兵。秋七月。恪引軍去。士卒傷病。流曳道路。或頓仆坑壑。或見略獲。存亡哀痛。大小嗟呼。而恪晏然自若。出住江渚。一月。圖起田於潯陽。詔召相銜。徐乃旋師。由是衆庶失望。怨譟興矣。以上恪攻新城無功而返汝南太守鄧

艾言於司馬師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勢。足以違命。諸

葛恪新秉國政。而內無其主。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競於外事。虐用其民。悉國之衆。

頓於堅城。死者萬數。載禍而歸。此恪獲罪之日也。昔子胥吳起。商鞅樂毅。皆見任時君。

主沒猶敗。況恪才非四賢。而不慮大患。其亡可待也。

以上鄧艾料恪之敗

八月。吳軍還建業。諸葛

恪陳兵導從。歸入府館。卽召中書令孫嘿厲聲謂曰。卿等何敢數妄作詔。嘿惶懼辭出。

因病還家。恪征行之後。曹所奏署令長職司一更罷選。愈治威嚴。多所罪責。當進見者。

無不竦息。又改易宿衛。用其親近。復敕兵嚴。欲向青徐。孫峻因民之多怨。衆之所嫌。構

恪於吳主。云欲爲變。冬十月。孫峻與吳主謀置酒請恪。恪將入之夜。精爽擾動。通夕不

寐。又家數有妖怪。恪疑之。旦日。駐車宮門。峻已伏兵於帷中。恐恪不時入事泄。乃自出見恪。曰。使君若尊體不安。自可須後。峻當具白主上。欲以嘗知恪意。恪曰。當自力入。散騎常侍張約。朱恩等密書與恪。曰。今日張設非常。疑有他故。恪以書示滕胤。胤勸恪還。恪曰。兒輩何能爲。正恐因酒食中人耳。恪入。劍履上殿。進謝還坐。設酒。恪疑未飲。孫峻曰。使君病未善平。有常服藥酒可取之。恪意乃安。別飲所齎酒。數行。吳主還內。峻起如廁。解長衣著短服。出曰。有詔收諸葛恪。恪驚起。拔劍未得。而峻刀交下。張約從旁斫峻。裁傷左手。峻應手斫約。斷右臂。武衛之士皆趨上殿。峻曰。所取者恪也。今已死。悉令復刃。乃除地更飲。恪二子竦。建聞難。載其母欲來奔。峻使人追殺之。以葦席裹恪尸。蔑束腰。投之石子岡。又遣無難督施寬。就將軍施績。孫壹軍。殺恪弟奮。威將軍融於公安。及其三子。恪外甥都鄉侯張震。常侍朱恩。皆夷三族。峻以上孫臨淮臧均表乞收葬。恪曰。震雷電激。不崇一朝。大風衝發。希有極日。然猶繼之以雲雨。因以潤物。是則天地之威。不可經日浹辰。帝王之怒。不宜訖情盡意。臣以狂愚。不知忌諱。敢冒破滅之罪。以邀風雨之會。伏念故太傅諸葛恪。罪積惡盈。自致夷滅。父子三首。梟市積日。觀者數萬。置聲成。